

王朝秘档



踏北斗 天赐英雄

中国历史著名帝王大传

李元秀 主编 刘扬 编著

大清帝国的奠基人

首创满族文字，创制八旗制度

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军事家和政治家

走进中国帝王那些亦真亦幻的谜团里。

去真切地感受那些或者惊心动魄，或者缠绵悱恻，或者放荡不羁，
或者勾心斗角的帝王生活……

去靠近他们的内心深处，

触摸他们悸动的心跳，

讲解深藏在历史背后的王权帝国。

努尔哈赤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●●●●



霜北平大喇嘛



文海帝国的奠基人

首创满族文字 创制八旗制度

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努尔哈齐的传奇故事

本书是《努尔哈齐传》的续编，主要讲述努尔哈齐在建立后金国过程中所经历的重大事件，以及他在政治、军事、文化等方面的贡献。本书以翔实的史料为基础，结合现代史学研究成果，生动再现了这位伟大帝王的生平事迹。

中国历史出版社

努尔哈齐

上 朝 秘 档



踏北斗 天赐英雄

李元秀 主编 刘 扬 编著

中国历史著名帝王大传

大清帝国的奠基人

首创满族文字，创制八旗制度

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军事家和政治家

走进中国帝王那些亦真亦幻的谜团里。

去真切地感受那些或者惊心动魄，或者缠绵悱恻，或者放荡不羁，

或者勾心斗角的帝王生活……

去靠近他们的内心深处，

触摸他们悸动的心跳。

讲解深藏在历史背后的王权帝国。

努尔哈赤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踏北斗天赐英雄——努尔哈赤/刘扬编著. —呼和浩特: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 2009.7
(中国历史著名帝王大传/李元秀主编) ISBN 978-7-204-10104-7

I. 踏… II. ①刘…②李… III. 努尔哈赤(1559-1626)-传记
IV. K827=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21763 号

中国历史著名帝王大传

作 者 李元秀
责任编辑 张惠钧
封面设计 宋双成
出版发社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
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10×1000 毫米 1/16
印 张 220
字 数 400 千字
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 1-10000 套
书 号 ISBN 978-7-204-10104-7/I·2149
定 价 596.00 元(全 20 册)

目 录

第一章 少年才俊出身世家	1
第二章 努尔哈赤起兵扩张	40
第三章 一统白山黑水	66
第四章 建八旗定满文扬威天下	90
第五章 征辽沈奠定基业	117
第六章 施新政发展经济	140
第七章 筑实力满蒙大联盟	160
第八章 用汉官增强民族大融合	201
第九章 铲除异己权谋内外	236
第十章 大漠北斗星殒落	276



第一章 少年才俊出身世家

《明英宗实录》记载：往闻，猛哥帖木儿为七姓野人戕害，掠去原降印信。宣德年间又复颁降，令凡察掌之。前董山来朝云，旧印已获。近凡察来朝，又奏欲留新印。一卫二印，于法非宜。

正统七年（1442），明廷分建州左卫，新置建州右卫。《明英宗实录》记载：分建州左卫，设建州右卫。升都督佾事董山为都督同知，掌左卫事；都督佾事凡察为都督同知，掌右卫事。董山收掌旧印，凡察收掌新印。

从此以后，建州女真就分为建州卫、建州左卫和建州右卫，合称“建州三卫”。

掌建州卫印的李满住，娶权豆（董山之兄）的孀妇为妻；掌建州左卫印的董山，又求娶李满住之女为妻。而建州右卫印信，则归董山之叔凡察收掌。所以，虽有建州三卫之名，事实上他们却居住一处，同族联姻，都是明政府辖治下的建州女真部，也就是后来满族形成的主体部分。

建州女真隶属于明朝奴儿干都指挥使司。

明初，女真分为三大部，即建州女真、海西女真和黑龙江女真（又叫“野人”女真）。明朝为了统治女真等族，洪武八年（1375）设置辽东都指挥使司，总辖东北地区的军政。到永乐七年（1409），又设置奴儿干都指挥使司，治所在辽代奴儿干城旧址，就是黑龙江下游亨滚河口对岸附近特林



中国五十年史料长编



地方。

奴儿干都指挥司其实就是明朝的地方军政机构，辖卫三百八十四、所二十四、站七、寨一；外卫世官“凡袭替、升授、优给、优养及属所军政，掌印、金书报都指挥使司，达所隶都督府，移兵部”。其辖境东起鄂霍茨克海，西迄鄂嫩河，南濒日本海，北达外兴安岭。它的设置，加强了明廷对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三大女部真以及吉烈速、达斡尔、鄂伦春等族各部的辖治。后来猛哥帖木儿的六世孙努尔哈赤兴起，统一女真各部，就包括了奴儿干都司辖下的建州女真、海西女真和“野人”女真。

努尔哈赤的四世祖为锡宝齐篇古。董山（童仓）有三子，依次为：长妥罗，次妥义谟，三锡宝齐篇古。董山（童仓）死后，妥罗袭父位为建州左卫指挥使。弘治中，妥罗晋为一品都督。终明孝宗之时，妥罗曾五次入朝。妥罗执掌建州左卫印时，因其部曾受明军“焚其巢寨房屋一空”的重创，元气一时很难恢复。他又软弱无能，建州女真依然处于分裂的状态。

正德元年（1506），妥罗死去。明廷以妥罗之子脱原保袭其父职。建州左卫指挥使脱原保在明武宗时，曾先后五次入京“朝贡”。他曾于嘉靖二年（1523）最后一次进京“朝贡”，依然和明朝保持密切的联系。妥罗的三弟锡宝齐篇古，其事迹不详于文献记载。锡宝齐篇古只有一子，名叫福满。

努尔哈赤的曾祖为福满，后世尊其为兴祖直皇帝。福满有六子：长子德世库，居觉尔察地；次子刘阐，居阿哈河洛地；三子索长阿，居河洛噶善地；四子觉昌安，居赫图阿拉地；五子包朗阿，居尼麻喇地；六子宝实，居章甲地。兄弟六人，筑城分居。而赫图阿拉城与五城相距，近者五里，远者二十里。

福满六子，共生二十二子。福满子孙共计二十八人，环卫而居，声息相通，成为建州女真中一个大宗族。福满的六子，后称为宁古塔贝勒，“贝勒”意为“大人”、“首长”，为女真贵族的称号。崇德元年（1636）定封



爵，贝勒在亲王、郡王之下。福满诸子孙聚族分居，耕田采猎，牧放孳息，在苏克素浒河地域是一个有点势力的大宗族。

努尔哈赤的祖父是觉昌安，后来清朝尊他为景祖翼皇帝。觉昌安继承先业，居住在赫图阿拉。“赫图”意为横，“阿拉”意为岗。赫图阿拉意为横岗，在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老城村，后被清朝定名为兴京。觉昌安家族在苏克素浒河谷地带，耕田种粮，纺织麻布，并且到抚顺马市贸易。

觉昌安率四十五人到市买卖，其人数同叶赫贝勒率众千余人到市买卖相比尽管相差甚大，但被载入明档，说明他是建州女真苏克素浒河部的一个小部首领。觉昌安“有才智”，在族中享有威望，与明辽东总兵官李成梁关系密切。他利用家族的优势，逐渐扩大势力范围。那时，近地部落有硕色纳和加虎两个强族。近地部落中，有名硕色纳者，生子九，俱强悍；又有名加虎者，生子七，俱轻捷多力，尝身披铠甲，连躍九牛。二子恃其强，欺凌诸路。

觉昌安不畏强族，依靠智勇，率领宁古塔兄弟以及子侄，往征硕色纳和加虎，破硕色纳子九人，灭加虎子七人。尽收五岭迤东，苏克素浒河迤西，二百里内诸部。六贝勒由此强盛。

觉昌安族盛势众，颇孚众望。他有五子：长礼敦，次额尔衮，三界堪，四塔克世，五塔察篇古。觉昌安的第四子塔克世，是努尔哈赤的父亲，后被清朝尊称为显祖宣皇帝。

努尔哈赤的先祖，从猛哥帖木儿至塔克世，凡六代，历时二百年，由斡朵里经斡木河到凤州，再由凤州经斡木河到苏克素浒河谷，几经周折，数盛数衰，最终定居在赫图阿拉。这里的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，比海西女真和黑龙江女真居住的地区更为优越。所以，建州女真在女真三大部中，“居中雄长，地最要害”。它比邻抚顺，接近汉族聚居地区，便于和汉族互市通商，输进铁制农具、耕牛和先进生产技术，加快了本部经济发展的脚步。



女真社会经济的发展，“贡市”和“马市”贸易的扩大以及各部经济联系的加强，到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上半叶，出现各部统一与社会变革的趋势。建州女真由于历史与地理、经济与文化、军事与政治、社会与民族、首领与部民的条件，逐步发展成为女真各部统一与社会改革的核心。建州左卫指挥使世家出身的努尔哈赤，依靠时代机遇，组织部民力量，运用巧妙策略，施展个人魅力，跨入女真各部统一与社会改革的历史之门。

努尔哈赤，满族人，姓爱新觉罗。生于明嘉靖三十八年（1559年），父亲塔克世为明朝建州左卫指挥，为明朝一代忠臣。

努尔哈赤10岁时，因生母去世所以受继母虐待。到了19岁，被迫分居自立，生活非常艰苦。只得依靠从山里采集松子、人参、药材等山货，再到抚顺、宽甸等关隘“与明互市”。因此，他对辽东的情况特别熟悉。

后来，他离乡从戎，投到明总兵李成梁的部下，勇猛善战，屡立战功，深得赞赏。由此也使他有更多机会结交汉人知识分子，他还特别爱看《三国》、《水浒》等书，颇受汉族文化思想的影响，使他成为武艺超群“多智习兵”的杰出人才。努尔哈赤征战一生，统一满洲，建立后金，为满族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。

努尔哈赤是建州卫老都督觉昌安的孙子、新都督塔克世的儿子。塔克世一共生了五个儿子，长子就是努尔哈赤，次子穆尔哈齐，三子雅尔哈齐，这三个儿子是大福晋额穆齐生的。第四子是巴雅齐，他是二福晋纳喇氏生的。第五子名叫舒尔哈齐，由宠妾所生。

大福晋额穆齐，原山里砍柴的樵女。王杲游巡山中，见其相貌与常人不一样，遂收为义女，抚养她成人。额穆齐虽然没有天姿国色，却有副令人骇然的贵相：在她的双眉之间，长有一颗鲜红色的圆痣，大如鸽卵。相学上，这叫“眉担日月”，生子贵不可言。因此，额穆齐成人后，身为都指挥使的王杲，曾为她大摆擂台，比武择婿。



在众多跃跃欲试的女真豪杰中，塔克世终于以骑术、箭术、刀术精湛连连夺冠，而获得了额穆齐。

额穆齐性情温和，是一位贤妻良母。她在王杲家读过汉文，能背诵不少古典诗词，对努尔哈赤的汉语能力影响甚大。平日，额穆齐勤俭持家，劳碌不辍，和气待人，疼爱儿女。本来体弱多病的额穆齐，生下三个孩子之后，便一病不起。额穆齐被病魔缠得奄奄一息时，曾泪水涟涟地拉着塔克世的手说道：“要善待努尔哈赤，让他有出息，我当在九泉下感激你。”

在额穆齐嫁给塔克世之后，一天夜里，她梦见从五色祥云上面，飘飘荡荡走下一个人来，只见他身上披着野猪皮，发着灼眼的光。这个人告诉她说：“北斗思凡，降临人间，望你好自珍重！”说罢，只见一团白光扑入腹中。额穆齐醒来以后，觉得腹内有物体在微微蠕动，不久，遂怀有身孕。于是努尔哈赤便有了天上北斗星下凡投胎的“身世”。

塔克世知道妻子的这段梦中奇遇，便对额穆齐说道：“你在梦中见到的那个天神，既然他是披着野猪皮，那就让这孩子的名字也叫野猪皮——努尔哈赤吧！”以后又见努尔哈赤的右脚心上长了七个红瘡子，更给努尔哈赤的身世增加了神奇的色彩，塔克世也欣喜万分，渐渐觉得这个儿子将来必有出息。

说来也有些非同寻常，努尔哈赤小时跟同龄孩子相比的确是与众不同。他凤眼大耳，面如冠玉，身体高耸，骨骼雄伟，言语明爽，声音响亮，龙行虎步，举止威严。

其实，他的名字努尔哈赤，即“野猪皮”，不过说明他同所有的女真人小孩子一样，是个穿着兽皮长大的普普通通的人。因为生长在都督世家，整日在耍刀弄枪的人中间厮混，努尔哈赤老早就接触了轻功武打，刀枪棒戟，都能练上两手，拳脚功夫也非一般孩子所能赶上。

七岁时，塔克世让他在家里塾里读书，加上母亲对他的影响，在不长的时



间里，努尔哈赤认识了不少汉字，对蒙古文、朝鲜文也略微熟悉一些。在十岁时候，他的母亲额穆齐因病魔缠身，突然去世了，而由此带来的不幸，都远远胜过丧母的悲哀。

开始是继母纳喇氏的白眼，继之而来的，是父亲的辱骂。从此，努尔哈赤不再拥有家庭的温暖。也许是出于偏狭自私，或是由于女人的妒忌，继母把他们兄弟三人视如眼中钉、肉中刺。纳喇氏公开嫌弃他们，鄙视他们，甚至无缘无故，无中生有地指责他们。惑于妇言，耳根软弱的塔克世也不明视听，反而把母子之间的不睦统统归咎于无辜的努尔哈赤兄弟。

努尔哈赤生来不苟言笑。如今，父亲的冷面孔，继母的尖酸刻薄，使沉默寡言的他变得更加淡然与冷漠。他默默地忍受着，没有辩白，没有抱怨，更没有反抗。

努尔哈赤小小的年纪，却跟大人一样劳动，纳喇氏仍不满意，还经常在塔克世面前说他的坏话。努尔哈赤心中想道：“家中既然没有温暖，就到外面寻点乐趣罢。”

那天，他背弓箭走进了山林，准备打点猎物，也顺便散散心。刚进了林子，见在一棵大树下围着许多人，努尔哈赤也走了过去。一打听，才知道董鄂部的一个神箭手在表演射箭本领。努尔哈赤早就听说过，董鄂部里的一个善射者，能百发百中，被人们誉为神箭手。于是，他走近那神箭手，请他献技，并表示自己也想试试，愿与他切磋箭技。那人面对一棵百步远的柳树，连发五箭，结果中的三箭，上下相错。之后，努尔哈赤也连发五箭，不仅箭箭中的，而且五矢环聚，远者不过五寸。围观的人一片喝彩，都说：这才是神箭手呢！

努尔哈赤急忙说道：“这是偶然学的，我的箭技还差着呢！”他说完，又走到那神箭手面前，与他攀谈起来，询问一些武艺方面的问题。

那人见努尔哈赤箭技高超，态度又很谦虚，便向他问道：“小兄弟，你



有这么好的射箭本领，准备将来去干什么？”

努尔哈赤听了，笑了笑，抬头瞅了瞅辽阔的天空，又看看脚下的大地道：“我要改天换地！”

那人又说道：“想干大事，单凭射箭还不行！”

努尔哈赤告诉他道：“我浑身有的是力气，还能使枪弄刀，打拳踢脚，武打轻功都知道一些。”

那人听了不以为然：“你这些本事不足称道，充其量当一名阵前的将军，干不了大事！”

努尔哈赤听后，立即走上前去，拉着那人的双手，诚恳地请教说：“请求大哥指教，小弟当洗耳恭听。”

那人见他真心询问，遂说道：“自古以来，一身武艺的人，只能带兵，不过当一名大将足矣。关键是学习兵法、韬略，那就能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。”

努尔哈赤接着追问道：“向谁学习兵法、韬略呢？请大哥指路。”

“要真想学本事，你就去九鼎山八宝洞，找七星老人学吧！”

“大哥，那九鼎山在哪儿？”

“九鼎山俗名南华山，离此地有一千余里，从这里往正南方向走，看到大海，就到了。”

听了那人的指点，努尔哈赤连声道谢，然后转身往回走，不想去打野味了。一边急急走着，一边心里说：“我要早日去九鼎山学艺。”

不知不觉，已来到门口，一眼望见纳喇氏冷着脸子，急忙又向屋里一看，心里不由得一惊，遂停在了门口。原来努尔哈赤见到二弟穆尔哈齐、三弟雅尔哈齐都跪在屋子里，父亲气呼呼地坐在椅子上，嘴里直喘粗气。见努尔哈赤进屋，塔克世一拍桌子，喊道：“去哪儿了？天黑了才回来！”

纳喇氏跟着挖苦道：“两个弟弟在家偷着吃东西，哥哥心又野，是嫌我



清史稿卷一百一十五



们这池子水浅，养不下他这条大鱼了！”

塔克世铁青着脸，大声地对兄弟三人道：“你们统统给我滚，永远不要回来，我不想再见到你们！”

听到丈夫赶他们走，纳喇氏急忙对努尔哈赤说道：“你父亲已经说了，还不快去收拾自己的东西。”

努尔哈赤听父亲与继母如此说，遂走到两个弟弟面前，伸出手去拉他们起来，三人向自己的卧室走去。

听说塔克世把努尔哈赤兄弟三人赶出家门，觉昌安心里觉得很不是味，他知道这是纳喇氏从中作梗，也不好出来拦阻。后来转念一想，心里说：“说不定三个孩子出去了长了志气，会大有出息的。”

觉昌安暗中给了一些银两，嘱咐兄弟三人出门要遇事冷静，处处小心为上。不一会儿，努尔哈赤领着两个弟弟，背着简单的行李，走出了家门。

此时，天已黑了，三个孩子往哪去呢？兄弟三人走了一日，前面已是三岔路口，三人坐下，努尔哈赤从怀里掏出祖父给的银两平均分了。三兄弟相互看了看，不禁抱在一起大哭一场，之后，三人站起身来，各奔前程。此时，努尔哈赤十五岁，穆尔哈齐十三岁，雅尔哈齐最小，才十一岁。

努尔哈赤与二弟穆尔哈齐、三弟雅尔哈齐分手之后，沿着山林小路，向着正南方向，大踏步走去。这时正是暮春三月，因为关外的春天来得较迟，气温仍然很低。不一会儿工夫，努尔哈赤走得浑身冒汗，一边脱着外衣，一边心里盘算着：

“我这就去九鼎山，找七星老人学艺去！”

一个十五岁的孩子，长途奔波，有时走在深山老、荒无人烟的地方，其艰险困苦，自不待言。一天晚上，努尔哈赤来到路边的一家小客店住了下来。店里夫妇二人，年纪约四十多岁，男人脸上全是伤疤，像是被火烧过一般。女人模样儿还算端正，热情地过来问道：“客官，你要吃点什么？”



努尔哈赤对她说：“我走得累了，想随意吃点就休息，明早我还要赶路呢！”

那妇人指着墙边一个菜橱说：“这里有现成的东北大饼，锅里有滚热的小米稀饭，你要喝酒的话，我替你炒几个下酒的菜。”

因为饥饿难耐，遂大嚼大咽，一会儿时间他把大饼、稀饭全吃了。里面屋子有一张床铺，努尔哈赤把自己的行李往床上一放，倒头便睡。正睡得香甜，迷迷糊糊当中忽听外间屋子有说话声音，似乎是在争执什么事情。他不由得欠起半个身子，仔细一听。那男人气呼呼地说道：“我看他的行李沉甸甸地，里面准有银子，这是送上门的财神，不杀了他我们哪有银子？”

妇人骂道：“你就别干丧天害理的事了！人家年纪轻轻的，你就不怕报应？”

“报应个屁！我才不信呢。”

努尔哈赤已经听出了头绪，知道这两口子在为着什么争执的。他想到：“我不如趁早离开这黑店。”

遂举目一看，借着外屋的亮光，见屋子后墙有一窗户朝外开着。他走到窗下向外看去，发现窗下是菜地，再后面就是山坡了。努尔哈赤不再犹疑，把行李捆在身上，双手按着窗台，用力一纵，跳了出去。这时，北斗星高高挂在天际，他辨认了一下方向，一头钻进了林子，往山上急走。

天快亮了，这一吓一惊，又是刚刚睡醒，迎着山风一吹，身上冷得打颤。为了摆脱麻烦的寒冷，努尔哈赤不由得加快了脚步，向山上飞奔。正走着，天又黑下来了，加上树大林密，已分不清方向、路径。他爬到山顶，往山下一看，黑乎乎的，既像林子，又似草塘。

“管它去，先下山再说。”

想到这里，便抬腿过去，谁知脚下便是一个山崖的边沿，这一脚踏空了，身子随即坠了下去……也是努尔哈赤命大，他从崖上坠落下来时，落在



一棵大树枝上，再从枝上滑下，就摔得不重了，只是昏了过去。正当努尔哈赤躺在谷底的草丛中昏迷之时，被上山采药的一个老人发现了。

这老人名叫张聿华，原是山东大名府里的一个师爷，是个进士出身，因为耿介正直，得罪了权贵，只在府里当个闲职师爷。后来，知府儿子看中他的名字，让他改名，这位刚直之士一气之下带着独生儿子和老伴一起来到这老山口住下。后来，因为水土不服，儿子病死，老两口靠上山采药、开荒种地为生。这一天夜里，正睡得香甜之时，忽然听到后面老山上有人喊道：“快来救人啊。”张聿华慌忙披衣下床，走到门外往后面山上看去，隐隐约约似有一个高大的人站在山坡上，断断续续地喊着：“救……人……啊。”

老人向老伴一招手便背上药篓，让那黑毛狗拉着爬犁，向老山谷里跑去。来到谷底，果真见到一个年轻人躺在荒草丛中，人事不知地躺着。张聿华再向山坡看去，那喊话人儿早已没有了，他心里好生奇怪。老人遂把昏睡着的努尔哈赤放在爬犁上，拉回自己家里。当努尔哈赤醒来时，发现自己睡在热呼呼的被窝里面。睁开双眼一看，见到两位老人站在床前。努尔哈赤依稀记得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。他挣扎着坐起来，慌慌忙忙下床，双膝跪在两位老人面前，激动地说道：“感谢老人家救我一命。”

张聿华连忙伸手，将努尔哈赤拉起来，问：“你是从哪里来的？”

面对两位老人，努尔哈赤感到从未有过的亲切，禁不住双泪涌流，便竹筒倒豆子似地将自己的种种遭遇如实地倾诉出来。两位老人听了，唏嘘数声，深表同情，对努尔哈赤体贴地说：“别急。孩子！你在这里过一阵子，让身体养息好，再去九鼎山不迟。”

努尔哈赤听了，点了点头；心里说：“我的父母能像他们，该多好！”

他也不再说什么，就暂时住在张聿华家里。努尔哈赤在老人张聿华家里住着养息身体，发现老人屋子里的书架上满是书，还有一些古玩器皿。又见老人谈吐不俗，气度不凡，便知这位深居山林的“药农”非等闲之人。每



天饭前饭后，努尔哈赤主动与老人谈心，向他请教一些自己不懂的问题。张聿华都是有问必答，而且讲得头头是道。时间一长，渐渐熟悉起来，努尔哈赤问道：“大爷，你老人家还收藏不少书籍？”

张聿华听了，微微一笑说道：“孩子，因为你不是外人，我也不瞒你了，我这老头子可是个货真价实的进士出身啊！”

接着，张聿华便将自己的遭遇向努尔哈赤一五一十地叙述一遍。张聿华的房子是坐北向南，背依大山，面对松子河。偌大的院子里，有一间牛棚，里面养着一头牛和一头猪。大门里边有一间狗舍，那条拉爬犁的长毛黑狗就住在里面。努尔哈赤见屋子上的草已被风吹去不少，再不修葺，下雨就会漏了。他瞅见院子里堆着现成的干草，便蹲在草堆前，掬出许多把草来。然后爬上屋子，将那干草苫上，并用稀泥抹上，又用石块把屋脊压好。张聿华的老伴看到了，高兴得笑着说：“这可好了，下雨就不会漏了。”

说完后，又不放心地说：“你的腿跌伤刚好，别再累坏了。”

修好了房子，努尔哈赤拿着柴刀，走到屋后的山林里，工夫不大，扛来一大捆树枝，去修补院里的篱笆。张聿华去镇上买菜回来，一见这些便道：“这些活计等你伤完全好了再干也不迟，一旦累得伤势复发，那就不值得了。”

努尔哈赤笑着说：“别担心，大爷，我累不着的。”

晚饭后，努尔哈赤走到张聿华面前，“扑通”一声跪下，恳切地说道：“大爷，想求你老人家一件事，请你教我学习汉文。”

张聿华看着努尔哈赤，忽然想起山坡上站着的那位高个的人，他为什么喊救命呢？后来怎么又忽然不见了？面对眼前的这个十五岁的小伙子，觉得这个年轻人的身上透出一股非凡的力量。张聿华拉起努尔哈赤，笑着说：“这有何难？只要你愿意学，老夫随时可以教你。”

从那以后，每天晚上张聿华都认真地教努尔哈赤认识汉字。有时，张聿



华还讲解华夏发展的历史，从春秋、战国谈起，讲秦始皇为何统一中国，讲刘邦与项羽争夺天下的成败得失。以后他又介绍了几个马上皇帝：唐朝的李世民，北宋的赵匡胤，明朝的朱元璋。这些历史的、现实的传奇与故事，对年轻的努尔哈赤来说，不仅增长了见闻，也丰富了他的生活与斗争的经验，坚定了他克服困难的决心和勇气。

又过了几天，努尔哈赤向张聿华夫妇辞行。他眼含热泪地说道：“大爷、大妈，你们是我的再生父母，我将终身不忘！我今年十五岁，十年后，我一定来接你们。”

张聿华听了，拉着努尔哈赤的手，也非常动情地说道：“当年，姜子牙年过八十还登台拜帅，我今年五十有五，再过十年，也才六十五岁，到那时，我还可以替你牵马提镫呢。”老人家说着，从怀里掏出一包散碎银子，交到努尔哈赤手里，亲切地关照着：“你带在身上留着途中零用。”

努尔哈赤又跪在两个老人面前，连磕了三个响头，站起来，伸手接过银子，道：“恭敬不如从命；我走之后务请大爷、大妈保重身体！”

张聿华伸手向南指着说道：“从这老河口向南走一百五十里，便能看到大海了，那九鼎山就在大海边上。”

努尔哈赤转过身去，顺着南去大道，大步流星地走了。

时光如梭，几年过去了，努尔哈赤在七星长老的教授下，学得了一身武功和智慧。这一天，他踏上了归程。

离家三年多了，父亲塔克世虽然听信后母纳喇氏的挑唆，但他毕竟是生身之父，努尔哈赤仍然怀念他。祖父觉昌安更使努尔哈赤想念异常。老人该有七十岁了吧？每当他被纳喇氏詈骂、遭父亲毒打的时候，总是祖父出来保护自己。特别是兄弟三人被赶出家门，他老人家又送来银子作盘缠，此情此恩怎能忘？还有，那两个弟弟不知现在流落何处，尤其是三弟雅尔哈齐，年仅十一岁，身体又弱小，让努尔哈赤最不放心，他时时在心里祝告天地，希

